

心里一直以为上海读者热情。私底下,曾经将上海读者和北京读者比较过,总觉得上海读者好,起码对我是这样的。

在北京,在上海,我都参加过书店或书市组织的签名售书活动,每一次到上海感到的都是热情和温暖,没有一次冷场过。有一年夏天,也是在书市,来买书的读者特别多,我一身是汗,一位读者递给我她买的书的同时,递给我她自己那么干净得我都不忍心擦拭的白手帕。真的,很让我感动,也很是满足我的虚荣心。

这次参加上海书市,心里有些忐忑,毕竟距离上次到上海来签名售书,已经有十来年的光景了。往来千里路常在,聚散十人不同,这十年来,商业化的突飞猛进,对写书人和读书人的冲击,都是非常大了,更何况这次卖的书是我的一套三本的音乐文集,加起来要一百多元,心里暗暗不住责怪出版社定价干嘛定这么高,这会不会雪上加霜,更加让读者望而却步?于是,来到书市那天,看到热闹非凡的书市这一天搞签名售书的名家如云,心里做好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准备,最后不行,自己就臊不搭地打道回府。

没有想到,上海读者这么给我面子,他们似乎晓得我忐忑的心理似的,早早买好了书等着我,早早地拿着书和我打着招呼,安慰我,给我打气儿,好像我们是多年未见却很熟络的老朋友。特别是还有好几位是年龄不小的老者,这么热的天跑来,买下厚厚一摞书,走到我的跟前,他们垂下头,伏在我的耳边,用浓郁的上海话对我悄悄地讲:很多年前在上海的报刊上就读了你写的东西,一直以为你是上海人呢。我就像小孩子在课堂上听到老师的表扬一样,有些脸热,却禁不住喜形于色,觉得遇到了知音。

真的,我实在应该感谢上海读者。他们给予我写下去的勇气,努力写得再好一点儿的底气。素不相识,却那样的亲切。我忽然想起那一年,大概是1987年的夏天,我逛淮海路的新华书店,在莘庄乘地铁,要走一段长长的天桥。我很喜欢在天桥上看着桥下的火车。那一刻,除了享受视觉冲击外,激活的还有一颗少年之心。

第一次在天桥上看到火车,我很激动。我疾步走到天桥边,探出身去向那条巨龙行注目礼。它带着磅礴气势和巨大声响,从远方朝我脚下奔袭而来。它风驰电掣,摧枯拉朽,不可阻挡。空气被它撕裂,大地为之颤抖。我奇怪周围的人们居然对此无动于衷,他们只管踏着碎步赶路,而不管脚下正奏着一支如此奇诡如此雄壮的交响。

那巨响有着它固有的节律,金属的铿锵压倒一切。速度和气流像一条澎湃涌动的河,令我的身体和心灵都迅速漂浮起来。我突然涌起一个冲动:何不朝它纵身跳下,落在飞车上,然后像英雄那样叉开两腿站直身子,随着它奔向远方……

我想起我有过两次跳车的经历。一次在冬季,我们同班四个少年从虹桥步行到南翔火车站,趁着夜色,跳上了一列北去的列车。那车正是去北京的,红卫兵把它挤得如沙丁鱼罐头一般。我们四人无处立足,最后只好藏身于列车的座椅底下。在那黑暗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像鼯鼠一样团着身子,忍饥挨饿,耳朵里日夜充斥着红卫兵的激辩和火车的轮轨声。三天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北京的城墙。

还有一次是春天,我和一位名叫建平的同班同学,步行到龙华编组站,跳上了一列南去的列车。那是一列货车,我们两人占据了空空的空座,还打开铺盖,舒服服躺了下来。可惜这列货车走

邂逅集

齐铁偕

【窗外桃花写生】昨日分明树上荣,今晨似向案中倾。碎红如雨忽吹落,黏在画枝欲复生?

【偶得】风边雨外寂无喧。百虑一空书掩门。偶置小庐渡相寄,是非得失漫谁论。

【访黔东南山区希望小学】山中乍聚惜分飞,回首竹棚远树微。秋雨潇潇途更远,滩头无伞儿童归。

【游赤水河瀑布】轻雷何处入鸟鸣,密叶披开群鸟惊。一泉遥挂细如带,十里依稀得响声。

【闲暇口占】忽觉苍髯月色宽,夜来又吐并头兰。新书尘积几忘阅,乘得闲来座上观。

【山村偶见】日暮山村袅细烟,满天寒气压流泉。谁家风雨夜归客,扬手溪头喊渡船。

前进去,便看见柜台前站着一个穿裙子的小姑娘。我走过去,看见她的手里拿着一本那时候我刚刚出版的一本写中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我忍不住多瞧了她几眼,大约十二三岁的样子,一个瘦削漂亮的小姑娘。书页在她的手中来回翻动着,像翩翩抖动的小鸟的翅膀,她似乎在犹豫是不是要买,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或许是觉得书价有点贵,或者是考虑到到底值不值得要看。看见她在那里站了好

久,我心里在犹豫,要不要我替她把这本书买下来,然后告诉她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给她一个意外的巧遇。但是,我还是把这个念头压了下来,不想让自己这样的张扬,这样的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但是,那一幕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25年过去了,比25年更长的,是上海读者对我的厚爱和支持,想想,心里充满感情。那位小姑娘,今年快要四十岁,该是孩子的妈妈了。

走停停,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小站后,停下再也不走了。我们像受到了戏弄,满腔热血顿时变成恼怒。我从车上跳下来,一路骂骂咧咧,沿着铁路走回家乡。我永远记得,那时正夕阳西下,长长的铁轨通向血红的晚霞,美丽得令人忧伤。

前不久,言昭姐给我电话,说她父亲——我称丁叔叔——很想念我,让我这个后辈既感动又惭愧,很久没有去看望他老人家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和我父亲相识,他比父亲小8岁,他俩和柯灵先生一起出席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父亲的论文《试谈四十年代上海新诗风貌》安排在研讨会的第一天宣读,其中提到四十年代有一位笔名“歌青春”者,从1943年至1945年间在《女声月刊》上不时发表

诗歌,不下二十首,并出版了诗集《星底梦》。这位作者是谁呢?父亲在发言中“揭秘”:这位“歌青春”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此次同来的丁景唐先生。诸位如要进一步了解,不妨就在此地问他本人,我无须多讲了。”全场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其实早在三十年代末景唐叔就开始编辑文艺刊物和写诗文,只是1949年以后他以研究鲁迅和现代文学为主,也就疏远了诗歌。他

对我的写作也有帮助,他以研究鲁迅的严谨态度对我在《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中的一处提法给予指正,让我受益匪浅。父亲逝世后,我撰文回忆了父亲逝世的交往《香岛相处更相知——回忆与辛笛先生香港之行》。

我趁着从华东医院闵行分院转到总院做一项检查之后,去病房探望了老人。丁叔叔坐在病房对面的会议室里,一张大桌子上放着书、稿子和信纸,他正写着什么。叫了他一声,他抬起头看见我,脸上漾开了笑容。我感到他比几年前好像老了一些,白发也添了不少,但脸色却是白里透红,精神很好,还是那一口宁波上海话,让人听着感觉亲切。问起他的身体和起居情况,他自称是“桃源人”,住院一年多,进院时体重只有44公斤,现在已有60公斤了。我也知道他家的居住条件始终没有改善,楼梯又暗又陡,上下楼很不方便,在那样的环境中,老人的健康每况愈下。如今在医院里的生活很有规律,因为晚上要起夜多次,睡不着,白天上午他就躺躺,补觉,即使睡不着也闭目养神,中饭后午休至三时起来,接待访客,或写作、回信。他和同室病友相处和睦,跟着去散步,跟着看电视。护士、病友路过我们坐的地方都和他打招呼,就此可见——他在医院的人缘真不错。

古文字的象形特点,融入艺术联想和夸张,呈现出一个人信步行走却宛如驾车行进的画面,强调对比与留白,由此透露出书者在喧嚣的尘世中,甘于纯正自守、乐在其中的悠然心态,平衡中显出动。凌士欣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让作品渗透古文字学、园林设计理念、篆刻白与佛学等更多美学哲学概念,为此,他还在做更多探索。

胡晨韵回忆说:“那天两人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要我吹出喇叭的各种感觉和效果,比如我所能控制到的最轻音和最重音,吹出最奔放和最幽怨的

感觉,还在钢琴上试验喇叭能达到的各种音域范围。”除了喇叭,胡晨韵还把家里的中国管乐器管子、笙、箫、巴乌、口弦等逐一为他们演奏。一连三个小时,三人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通过比较,他们发现中国

民族管乐器与西方管乐器的巨大反差。马拉特卡惊叹,西方管乐器有很多键,而喇叭只有八个孔,一个孔却能吹出好几个音,太神奇了,比西方乐器演奏更自由,又有中国传统音乐追求意境的特点。

剩下的日子里,胡晨韵还陪马拉特卡游览外滩、陆家嘴、豫园连同巷里弄堂,民间生活中的声音与节拍,都浸淫在马拉特卡的脑子里。

两个月后,马拉特卡将新鲜出炉的喇叭协奏曲总谱寄到“上海之春”组委会,谱面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注释,取名《上海》。他说,“上”在法语发音中

有歌唱的意思,“海”则代表大海。这是他回到法国后的怀念上海之作,寓意“歌唱上海”。

一年后,马拉特卡再次来到上海。喇叭协奏曲《上海》在沪上首演,担任独奏的正是马拉特卡的喇叭教师胡晨韵。

这个委约作曲的活动还是一场比赛,这首喇叭协奏曲《上海》与另一首交响乐《2008》并列第一,并被邀请于2008年与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献演于巴黎“‘呈现’艺术节”。

学音乐,要善于动脑筋,而不是一味蛮练。

学音乐,要善于动脑筋,而不是一味蛮练。

学音乐,要善于动脑筋,而不是一味蛮练。

学音乐,要善于动脑筋,而不是一味蛮练。

学音乐,要善于动脑筋,而不是一味蛮练。

学音乐,要善于动脑筋,而不是一味蛮练。

子罕篇载: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西周定制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春秋时大国多设三军,但已不止三万七千五百人。晋国称中军、上军、下军,楚国称中军、左军、右军,各国均以中军之将为三军统帅。夺,强取。夺帅,一般指敌对双方的一方俘获或斩杀另一方主帅。匹夫,平民中的男子,与匹妇相配;亦泛指普通的人。志,意志或志气,不能单指具体的志向。志乃抽象心理,无法明夺,但却可能在利诱或威胁面前丧失,此即夺志也。

此章译为:孔子说:“三军的统帅可以被俘获或斩杀,一个普通人只要坚定,其志气就不可能丧失。”孔子人生观的要点是主张道德人生。道德人生首先是“修己”(宪问篇)。而修己要付诸社会实践,要“安人”“安百姓”(宪问篇)。因而,孔子同时又倡导志士人生。这是孔子与道家、佛家主张最大不同之处。道德人生与志士人生是统一体的两个方面。《论语》记载孔子多次教导弟子们“志于道”(述而篇),不断启发弟子们“盖各言尔志”(公冶长篇)。

志,是人格的体现。《礼记·缙衣》载:“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行为之格,一方面是社会法则,一方面是与信仰、意志相关联的个人标志,也就是人格。人格是立身之本。“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礼记·儒行》)竟,毕竟、终究。信,通伸,伸展。

孔子谈志甚多,但只有此章成为历代普遍引用的名言,必有其原因。愚也钝,试说两点。其一,语言有力。三军何其壮阔,其帅又何其尊贵?匹夫何其卑微,其志又何其无名?两者相提并论,见所未见,令人惊讶、震撼。事实上,前一句是衬托,后一句才是主题。这个衬托十分警拔,唯其如此,才使后面的主句更显郑重。特别是动词“夺”字,令全文生动起来。“可夺”与“不可夺”的强烈对比,不免让人大呼快哉。其二,思想深刻。孔子虽有明确的等级思想,但他同时又“泛爱众”(学而篇),关注社会底层群体。孔子事实上认为,这些平凡的普通人尽管没有贵族地位,没有进学读书,但他们也有尊严,也有志气。也就是说,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正因为是内在的独立和自由,所以才不可夺。贩夫走卒、农民工匠尚且如此,所谓的国家栋梁、社会精英又该如何?孔子之语有如惊雷,震聋发聩,是鼓舞中国人立志图强、勇敢豪迈的强大精神力量。其影响深远,至今已两千多年。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正气歌,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绝命辞,都是“匹夫不可夺志也”的真实写照。在离今天并不遥远的“文革”批孔中,梁漱溟先生果决地喊出孔子这句箴言,抵挡“四人帮”的权势和社会狂潮,显示了孔门信徒的坚定和知识分子的节操,令人赞叹。

他拿起一封信,并指着桌上的信纸说,这是80岁的学生写给他的,他正在回信,一起讨论一些问题,交流一些想法。我发现,这位92岁的“90后”老人思想很开放,“桃源人”的内心一点也不世外桃源。他过去从不看京戏,认为是封建糟粕,老来住院后病友喜欢看京戏,他就跟着看,结果发现《彭公案》等京戏中其实有不少精彩的亮点。老人的思维多么活跃,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令人肃然起敬。

他不仅关心国事,也关心像我这样的“小朋友”,他和儿女的同学、同事,和老朋友们的子女一直都有交往,他们也常会

去探望他。看时间不早了,他送我到电梯口。在走廊的墙上,他高兴地指给我看护士们布置的一角,有他墨写的题词,是对她们的感谢和鼓励。他在医院里的生活很充实呢。在电梯门即将关上之前,他再三叮嘱:“要当心身体!”老人的关爱让我感到很温暖。

祝“90后”的桃源人——景唐叔健康长寿,祝“歌青春”者永葆青春!

『九〇后』桃源人丁景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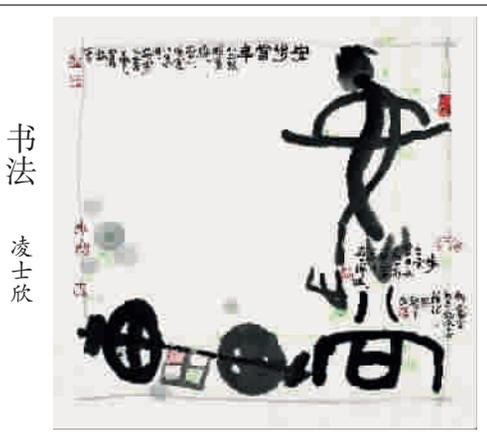
王圣思

天桥看车

彭瑞高

有一段时间,在天桥上还可以看到一列崭新的漂亮火车。那车上写着“和谐号”几个隶书大字,整列火车就像一支高贵的白色羽毛,而车头又像用羽毛削成的笔尖。它有时飞驰而来,呼啸而去,像划过天桥的一道闪电。它的声音里含着矜骄,连影子都带着一种

沪籍京华书法篆刻家凌士欣的书法,由少字数书法演化而来,历经数十年潜心磨砺,愈显别出机杼。与挑选“诗性文字”为素材的作品相比,“凌氏斗方”多了份随性与自然,作者或书写人生的感悟,或寄托闲情雅致,往往是字从心出,意到形随。既突出汉字形体之美,又渗透丹青之理。以“安步当车”(如图)为例,作者利用



凌士欣

别出机杼的凌氏斗方

杨朝宇

面,强调对比与留白,由此透露出书者在喧嚣的尘世中,甘于纯正自守、乐在其中的悠然心态,平衡中显出动。凌士欣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让作品渗透古文字学、园林设计理念、篆刻白与佛学等更多美学哲学概念,为此,他还在做更多探索。

胡晨韵回忆说:“那天两人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要我吹出喇叭的各种感觉和效果,比如我所能控制到的最轻音和最重音,吹出最奔放和最幽怨的

感觉,还在钢琴上试验喇叭能达到的各种音域范围。”除了喇叭,胡晨韵还把家里的中国管乐器管子、笙、箫、巴乌、口弦等逐一为他们演奏。一连三个小时,三人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通过比较,他们发现中国

民族管乐器与西方管乐器的巨大反差。马拉特卡惊叹,西方管乐器有很多键,而喇叭只有八个孔,一个孔却能吹出好几个音,太神奇了,比西方乐器演奏更自由,又有中国传统音乐追求意境的特点。

剩下的日子里,胡晨韵还陪马拉特卡游览外滩、陆家嘴、豫园连同巷里弄堂,民间生活中的声音与节拍,都浸淫在马拉特卡的脑子里。

两个月后,马拉特卡将新鲜出炉的喇叭协奏曲总谱寄到“上海之春”组委会,谱面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注释,取名《上海》。他说,“上”在法语发音中



夜光杯

有歌唱的意思,“海”则代表大海。这是他回到法国后的怀念上海之作,寓意“歌唱上海”。

一年后,马拉特卡再次来到上海。喇叭协奏曲《上海》在沪上首演,担任独奏的正是马拉特卡的喇叭教师胡晨韵。

这个委约作曲的活动还是一场比赛,这首喇叭协奏曲《上海》与另一首交响乐《2008》并列第一,并被邀请于2008年与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献演于巴黎“‘呈现’艺术节”。

学音乐,要善于动脑筋,而不是一味蛮练。

学音乐,要善于动脑筋,而不是一味蛮练。